

「张山雷医学丛书」

难经汇注笺正

◎ 张山雷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K221.9
39

山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张山雷医学丛书」

难经汇注笺正

◎ 张山雷 / 著



中医学院 06678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经汇注笺正 / 张山雷著. —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张山雷医学丛书)

ISBN 978-7-5377-4380-8

I. ①难… II. ①张… III. ①《难经》—研究 IV. ①R2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602 号

校注者: 王国炜 马建平 冯俊芳 王 琴

要改梅 王开红 赵丽红 苗张永

难经汇注笺正

著 者 张山雷

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原建设南路 21 号 邮编: 030012)

发 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 0351-492212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所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7-4380-8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张山雷生平及学术成就

张山雷(1873—1934),名寿颐(原名寿祥,字颐征),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及著作家。禀赋聪颖,自幼勤奋好学,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之书,尤精于朴学训诂。后因母病风痹,经常延医服药,遂弃儒习医,朝夕钻研古典医著及历代医家著作,并随当地老中医俞德瑀、侯春林学习。后又拜吴门名医黄醴泉为师,学习内科3年,得其教诲,医道渐精。

1914年,嘉定县黄墙屯朱氏疡科传人朱闾仙创办黄墙朱氏私立中国医药学校(以下简称“黄墙医校”),张氏遂从学于朱闾仙门下,并协助其师办学,担任教务主任。张山雷感到祖国医学数千年来,名贤继起,著作如林,自清初以来,医学中更多通品。然其间有的说理未尽透彻,有含意未申之处,且医之与其他学说不同,辨证有伪,选药必悖,为功为罪,捷于桴鼓。因此,在黄墙医校执教时,他以培养既能掌握中医基础知识、精通各科理论、灵活运用四诊八纲进行辨证论治,又能通今达古的真才为目标,着手著书立说,务使学生门径既清,则临证制裁,自能良心。由于张山雷学养精深,执教有方,来自四方就学者达七八十名,黄墙医校声誉卓著。在此期间,张山雷在上海神州中医学校执

教,他所著的《中风斟詮》一书问世,并作为该校课本之一。他穿梭于上海市区、嘉定之间,倾其全心培育中医后人。

1920年,由于他的业师朱闾仙逝世,黄墙医校停办。张山雷应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之聘,来到三江之汇、山清水秀的兰溪,任该校教务主任,直至病逝。其时学校应用课本,除采用黄墙医校部分原稿加以补正外,多为张氏边教边写而成。为编写讲义,张氏每至漏夜未息,夜编日教,达诸笔,宣诸口,朝夕如是者十余年,直至逝世,为我国近代中医教育事业“心肝呕尽”。

1934年农历五月初八,张山雷逝世于浙江兰溪,终年62岁。张山雷在临床各科以及诊断、药物等方面都有浓厚的造诣,与张锡纯、张国华有“三张三达”的美誉。其治学严谨、实事求是,著作立论源于积学心得,博古融今,中西合参,尤精于训诂,对经典著作与各家学说均能发其要义,取其精华。在内科、外科、妇科、中风、本草、外疡等方面均有独特的阐发,著有《中风斟詮》《疡科纲要》《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小儿药证直诀笺正》《古今医案平议》《本草正义》《脉学正义》等,其中尤以《中风斟詮》《疡科纲要》《脉学正义》三书最具学术价值。

张山雷毕生致力于振兴中医,临证、治学、著述不间寒暑,主张参考现代医学以取长补短,为中医学事业及近代中医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临床经验、学术思想及治学精神在中医学界的影响力极其深远,深受后人称道。

目 录

卷 首

杨玄操序	1
李子野《难经句解》序	3
张翥《难经本义》序	5
日本人天瀑山人活字版本佚存丛书《难经集注》跋	6
徐洄溪《难经经释》序	7
《四库全书·难经本义提要》	9
周澄之《难经本义增辑》序	10
凡 例	12
难经汇考	12
汇考引用诸家姓名	20
本义引用诸家姓名	21
增辑引用诸家姓名	24
阙误总类	24

卷之上

一难	28
二难	37
三难	41
四难	45
五难	50

六难	52
七难	53
八难	56
九难	57
十难	58
十一难	59
十二难	60
十三难	61
十四难	64
十五难	70
十六难	76
十七难	81
十八难	83
十九难	87
二十难	90
二十一难	92
二十二难	94

卷之中

二十三难	96
二十四难	101
二十五难	106
二十六难	112
二十七难	113
二十八难	114
二十九难	118
三十难	121

三十一难	123
三十二难	128
三十三难	129
三十四难	133
三十五难	136
三十六难	139
三十七难	140
三十八难	147
三十九难	148
四十难	149
四十一难	150
四十二难	151
四十三难	158
四十四难	159
四十五难	161
四十六难	162
四十七难	163

卷之下

四十八难	164
四十九难	166
五十难	170
五十一难	172
五十二难	173
五十三难	173
五十四难	175
五十五难	176

五十六难	177
五十七难	181
五十八难	185
五十九难	191
六十难	192
六十一难	194
六十二难	196
六十三难	197
六十四难	198
六十五难	200
六十六难	200
六十七难	203
六十八难	204
六十九难	205
七十难	206
七十一难	208
七十二难	208
七十三难	209
七十四难	210
七十五难	212
七十六难	214
七十七难	215
七十八难	215
七十九难	217
八十难	218
八十一难	218
附录	220

卷首

杨玄操序

《黄帝八十一难经》者，斯乃勃海秦越人之所作也。越人受桑君之秘术，遂洞明医道，至能彻视脏腑，剖肠剔心，以其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乃号之为扁鹊，又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世或以卢、扁为二人者，斯实谬矣。按黄帝有《内经》二帙，帙各九卷，而其义幽颐，殆难穷览。越人乃采摘英华，抄撮精要，二部经内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轴，伸演其旨，探微索隐，传示后昆。名为《八十一难》，以其理趣深远，非卒易了故也。既弘畅圣言，故首称黄帝，斯乃医经之心髓，救疾之枢机，所谓脱牙角于象犀，收羽毛于翡翠者矣。逮于吴太医令吕广为之注解，亦会合玄宗，足可垂训，而所释未半，余皆见阙。余性好医方，问道无倦，斯经章句，特承师授，既而耽研无斁，十载于兹，虽未达其本源，盖亦举其纲目。此教所兴，多历年代，非唯文句舛错，抑亦事绪参差，后人传览，良难领会。今辄条贯编次，使类例相从，凡为一十三篇，仍旧八十一首。吕氏未解，今并注释；吕氏注不尽，因亦伸之，并别为音义，以彰厥旨。昔皇甫玄晏，总三部为《甲乙》之科，近世华阳陶贞白，广《肘后》为百一之制，皆可以留情极虑，济育群生者矣。余今所演，盖亦远慕高仁，迹遵盛德。但恨庸识有量，圣旨无涯，绁促汲深，玄致难尽。

前歙州歙县尉杨玄操序

【笺正】上序见王九思《难经集注》本。杨自署前歙州歙县尉，而不言何代人，滑伯仁《难经本义》引诸家姓氏，则于歙县尉上加一“吴”字。按序中引皇甫《甲乙经》，又称陶贞白为近世，则必非孙吴时人。考皖省徽州沿革，隋开皇九年，平陈，始置歙州。大业三年，又

改歙州为新安郡。至唐武德四年，又置歙州。杨氏既称陶隐居为近世，则必为隋人或唐初人无疑。伯仁误作吴人，殆未见此序而姑妄言之者耳。据此序观之，则为《八十一难》作注者，吕广而后，杨氏实为第二作家。然读其书，不过随文敷衍，未能有所发明，且亦时多语病，殊不足道。序中又以“难”字认作难易之难，则所见似乎甚浅。其直称《黄帝八十一难》为秦越人所作，盖可知六朝唐人已相沿有此一说。又谓斯经多历年代，非唯文句舛错，抑亦事绪参差，今辄条贯编次，使类例相从，凡为一十三篇，仍旧八十一首云云。则今本八十一条，虽尚是旧文，而自一以至八十一之次序，乃是杨氏之新为编次，所谓使类例相从者也。向来注家及读是书者，皆未悟到杨氏重编一层，其实却是此书之一大沿革，不可不为揭而出之。是以王氏《集注》本，于杨氏序后尚有目录一页，记十三类之次序，各有题目，此即杨氏分类编次之真迹。而通行各本皆无之，所以人皆不知此书有此一节事实。滑伯仁虽谓十三类不足以尽之，然又谓此书固有类例，当如《大学》朱子分章，以见作者之意云云，而岂知此书之类例，即是杨玄操之手定者乎？是以寿颐于此，依王氏本，补录十三类目录于下，庶可以见隋唐间重编之遗迹云尔。

- | | | |
|-----|------|----------------------|
| 第一 | 经脉诊候 | 凡二十四首(颐按:今本一难至二十四难) |
| 第二 | 经络大数 | 凡二首(颐按:今本之二十五难、二十六难) |
| 第三 | 奇经八脉 | 凡三首(颐按:今本之二十七难至二十九难) |
| 第四 | 荣卫三焦 | 凡二首(颐按:今本之三十难、三十一难) |
| 第五 | 脏腑配象 | 凡六首(颐按:今本之三十二难至三十七难) |
| 第六 | 脏腑度数 | 凡十首(颐按:今本之三十八难至四十七难) |
| 第七 | 虚实正邪 | 凡五首(颐按:今本之四十八难至五十二难) |
| 第八 | 脏腑传病 | 凡二首(颐按:今本之五十三难、五十四难) |
| 第九 | 脏腑积聚 | 凡二首(颐按:今本之五十五难、五十六难) |
| 第十 | 五泄伤寒 | 凡四首(颐按:今本之五十七难至六十难) |
| 第十一 | 神圣工巧 | 凡一首(颐按:今本之六十一难) |

第十二 脏腑井俞 凡七首(颐按:今本之六十二难至六十八难)

第十三 用针补泻 凡十三首(颐按:今本之六十九难至八十一难)

李子野《难经句解》序

可以生人,可以杀人,莫若兵与刑。然兵刑乃显然之生杀,人皆可得而见;医乃隐然之生杀,人不可得而见。年来妄一男子,耳不闻《难》、《素》之语,口不诵《难》、《素》之文,滥称医人,妄用药饵。误之于尺寸之脉,何啻乎尺寸之兵;差之于轻重之剂,有甚于轻重之刑。予业儒未效,唯祖医是习,不揆所学,尝集解王叔和《脉诀》矣,尝句解《幼幼歌》矣。如《八十一难》,乃越人受桑君之秘术,尤非肤浅者所能测其秘。随句笺解,义不容辞,敬以十先生补注为宗祖,言言有训,字字有释,必欲学医君子,口诵心维,以我之生,观彼之生,自必能回生起死矣,何至有实实虚虚,医杀之讥?吁!医有生人之功如此,岂不贤于兵刑之生杀哉!

时大宋咸淳五年岁次己巳孟春临川晞范李駒子野自序

【笺正】李氏《难经句解》,世不经见,明·《正统道藏》有之,近年商务印书馆影印《道藏》,乃得通行。此书《道藏》签题《黄帝八十一难经》,凡七卷,其每卷首页第一行,则题《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按李氏自序,只言随句笺解,不更言及有图,则卷中所附之图,盖即丁德用之旧,是以与各本大略相近。今读李氏所解,仅能随文敷衍,极少发明,宜其书之不显于世。滑伯仁《本义》所引各注家姓氏,亦不及李,则滑氏似未见此书也。寿颐今撰《笺正》,以其为罕见之本,姑择其精当者,间录一二于各条之中,聊存古人涯略。李序所谓妄男子滥称医人云云,可见吾国医界谫陋,确是古今通弊。然又自谓业儒未效,唯祖医是习,则李氏本是学书不成,去而学医之

流，无惑乎其书之亦非上乘禅矣！又谓尝解王叔和《脉诀》，则尤可见其眼孔之浅。要知叔和《脉经》，亦曾校正于宋仁宗朝，其书固常存于天壤，《脉诀》岂叔和之作，而乃误以颜标，益形其陋。然如朱文公之赫赫大儒，尚以《脉诀》认即《脉经》，则亦何必遽以嗤子野？况子野作此序时，为咸淳之五年，已在南宋度宗之世，中原半壁，久非宋有，世运否塞，通人更希，亦固其所，更非考亭先生处升平之朝，可以一例观也。李氏所谓十先生之补注，今亦不知何许人手笔。《道藏》本此序末行，李氏署名，子野巉作子桂，而各卷中首叶名氏，皆作子野。盖名駟而字曰野，义本于《诗》駟駟牡马，在坰之野，确有可据，乃改正之。盖《正统道藏》，巉字固甚多者耳。其卷中所有之图，大都穿凿附会，实与生理、医理无甚关系。徒已其满纸阴阳五行，卦画节气，竟无从推究其命意之所在。岂独无所用，抑且徒乱人意。其十九难之图，则曰：三阳从地生，故男子尺脉沉也；三阴从天生，故女子尺脉浮也。更觉向壁妄谈，宁有是理？须知二尺之脉，所主在下，肝肾之气，宜藏不宜露，无论男女，安见有无病而尺脉常浮者？乃偏能造此邪说，贻误后人，可恶已极。而《道藏》此本，且更有所谓内境之正面背面两图，所绘脏腑部位，则以肝居左而脾居右，正与实在之肝脾，左右互易其处所，此虽向来习俗，不事剖解，胸腹中之如何布置，本是全国之人，无一能知其大略者。是以有此谬戾，本不必以此为古人咎。然在今日开通世界，脏腑形态，尽人能知，又何可听其留此话柄，重以贻吾道之羞。又有所谓内境侧面一图，更绘出三尸七魄之神，及青龙白虎、姹女婴儿等等，奇形怪状，斑驳陆离，竟如牛渚燃犀，照见异族，尤其可骇，岂非医学界中绝大魔障？则从洄溪老人《难经经释》之例，一律删除净尽，斯为斩绝葛藤之无上神咒已。

张翥《难经本义》序

医之为道，圣矣。自神农氏凡草木金石，可济夫夭死札瘥，悉列诸经。而《八十一难》，自秦越人推本轩、岐、鬼臾区之书，发难析疑，论辨精诣，鬼神无遁情，为万世法。其道与天地并立，功岂小补也哉！且夫人以七尺之躯，五脏百骸受病，六气之沴，乃击于三指点按之下，一呼一吸之间，无有形影，特切其洪、细、濡、伏。若一发苟谬误，则脉生而药死之矣，而可轻以谭医，而可易以习医耶？寓鄞滑伯仁，故家许。许去东垣近，蚤为李氏之学，遂名于医。予雅闻之，未识也。今年秋来，遗所撰《难经本义》，阅之使人起敬，有是哉，君之精意于医也。条释图陈，脉络尺寸，部候虚实，简而道，决而明。予虽未尝学，而思亦过半矣。呜呼！医之道，生道也。道行则生意充宇宙，泽流无穷，人以寿死，是则往圣之心也。世之学者，能各置一通于侧，而深求力讨之，不为良医也者几希。呜呼！越人我师也，伯仁不为我而刊诸梓，与天下之人共之，是则伯仁之心也。故举其大指为序。

至正二十五年龙集甲辰十月既望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张翥序

【笺正】此元人所作滑伯仁《难经本义》之旧序，于本书无甚发明，姑录之以存庐山面目，亦孟子所谓知其人，论其世之意耳。旧本尚有至正二十六年揭法一序，又坊本更有至正二十一年列仁本一序，皆与本书无所关系，不录。至正是元顺帝年号。考甲辰为至正二十四年，此作五，误。周澄之所刊本作七十五年，尤其误矣。坊本刘仁本序，称至正二十又一年重光赤奋若之岁，则为辛丑，迨至正二十七年丁未而元社屋矣。

日本人天瀑山人活字版本

佚存丛书《难经集注》跋

《难经集注》五卷，明王九思等集录吴·吕广，唐·杨玄操，宋·丁德用、宋·虞庶、宋·杨康侯注解者。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吕、杨注一卷，丁注五卷，虞注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载丁注二卷，马端临《经籍考》引晁氏作吕、杨注五卷。盖当时各家别行，至九思等始掇辑以便观览耳。叶盛《菴竹堂书目》载《难经集注》一册，不著撰人名氏，此则书名偶同，非九思所集。按王圻《续经籍考》载金·纪天锡《难经集注》五集，盛之所收，恐此耳。盛正统进士，九思弘治进士，则其非是编也明矣。其他诸家藏弃书目，及乾隆《四库全书总目》并未收入。若殷仲春《医藏目录》，宜裒蒐无遗，而亦遗之，盖似失传者。然以余不涉医家，但知据目录考之耳。因质诸医官多纪廉夫。廉夫云：近代医书，绝无援引，久疑散佚。廉夫于医家，雅称赅洽，而其言如此，则知其果失传也。夫方技一家，固有其人，其存其佚，何干我事？然小道可观，至理存焉，则竟非可弃也。

癸亥花朝天瀑识

【笺正】上为日本人《佚存丛书》中之《难经集注》跋语，其书印行于彼国之享和之年，即中国之嘉庆八年。按王氏此书，不著录于《四库书目》。盖中土固已久佚，今得复见，赖有《佚存丛书》之流布耳。前所录杨玄操序文，亦即见于此本卷首。但杨序本为自己作注，而序其缘起，乃此本竟于杨序之前首行，题以“集注难经序”五字，一似杨序竟为集注本而作者，则必不可通者已。

徐洄溪《难经经释》序

《难经》，非经也。以《灵》、《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设为问答之语，俾畅厥义也。古人书篇，名义非可苟称。难者辩论之谓，天下岂有以“难”名为经者？故知《难经》非经也。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而《内经》之学，至汉而分。仓公氏以诊胜，仲景氏以方胜，华佗氏以针灸杂法胜，虽皆不离乎《内经》，而师承各别。逮晋唐以后，则支流愈分，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则去圣远矣。唯《难经》则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圣学之传，唯此为得其宗。然窃有疑焉，其说有即以经文为释者，有悖经文而为释者，有颠倒经文以为释者。夫苟如他书之别有师承，则人自立说，源流莫考，即使与古圣之说大悖，亦无从而证其是非。若即本《内经》之文以释《内经》，则《内经》具在也。以经证经，而是非显然矣。然此书之垂，已两千余年，注者不下数十家，皆不敢有异议。其间有大可疑者，且多曲为解释，并他书之是者反疑之，则岂前人皆无识乎？殆非也！盖经学之不讲久矣，唯知溯流以寻源，源不得，则中道而止，未尝从源以及流也。故以《难经》视《难经》，则《难经》自无可议；以《内经》之义疏视《难经》，则《难经》正多疵也。余始也盖尝崇信而佩习之，习之久而渐疑其或非，更习之久而信己之必是，非信己也，信乎《难经》之必不可违乎《内经》也。于是本发难之情，先为申述《内经》本意，索其条理，随文诠释，既乃别其异同，辨其是否。其间有殊法异议，其说不本于《内经》，而与《内经》相发明者，此则别有师承，又不得执《内经》而议其可否。唯夫遵《内经》之训而诠释未洽者，则摘而证之于《经》，非以《难经》为可訾也。正所以彰《难经》于天下后世，使知《难经》之为《内经》羽翼，其渊源如是也，因名之为《经释》。《难经》所以释经，今复以经释经，以《难》释经而经明，以经释《难》而《难》明，此则所谓医之道也，而非术也。其曰秦越人著者，始见于

《新唐书·艺文志》，盖不可定，然实两汉以前书云。

雍正五年三月既望松陵徐大椿叙

【笺正】《八十一难》之书，盖在先秦之世，明医诸子，随举所见，各言尔志，犹之后世笔记之类，未必是一完备之书，亦未必出一人之手。所说理法，固有即本之《素》、《灵》者，亦有显然与《素》、《灵》异帜者。此在战国秦汉间，学识繁多，思致名别，此必自有所受之。未尝以《内经》一书，定为模范，所以特有发明之处，间亦可补《素》、《灵》之未备。洄溪老人谓设为问答，俾畅厥义，其说甚是。然又谓是辩论之作，不可为经，则《隋志》固曰《黄帝八十一难》二卷，不称为经，而后人以其义多精蕴，足为医家准绳，尊之曰经，亦胡不可。徐老必曰悉本《内经》，敷畅其义，岂是古人著书之真旨？洄溪意中，未免重视《素》、《灵》太过。几如医学之中，只有《内经》一种，已集大成，而必不能于是书以外，更申一说者，犹是眼界未旷之理想。且竟谓其非如他书之别有师承，岂不武断太过。唯其所注，以经证经，取经甚近，抑亦振笔直书，独抒所见，最为畅达，以视向来各注家，随文敷衍，毫无生气者，大有上下床之别。是以颐辑此编，虽曰汇集古注，而所录诸家，自滑仁《本义》外，亦唯洄溪之说为独多。盖各注家固唯以此二氏为最优，若其不甚切理饜心者，则亦不敢勉强附会，必为之详加辨正，而畅发其一得之见。且徐氏固亦明言有殊法异议，其说不本于《内经》，而与《内经》相发明者，此则别有师承，不得执《内经》而议其可否云云。颐谓：如诊脉之独取寸口，及昌言心主三焦之有名无形，皆其独到之处，本非借迳《素》、《灵》，以注疏体例，依草附木，人云亦云者可比。奈何徐老必以《难经》为《内经》羽翼，且谓信夫《难经》，必不可违乎《内经》，总嫌拘泥于“尊经”二字。欲以《内》、《难》二书，有意轩轻，似非持平之论。寿颐以为持论纵各有不同，唯医学为人生必不可少之事，但求切合于生理、病理，而能施之于临床实验者，即与《内经》所言显相背谬，亦何往而不可？乃洄溪竟以《内经》文义疏视《难经》，则胶柱之见耳。唯又谓秦